

探討佐帕搭檔的可行性

鄺耀章

佐科威——帕拉波沃（Jokowi-Prabowo）或（Jopri）志願者團體的聲明可能是為了淡化 2014 與 2019 年總統選舉後的大規模兩極分化，造成印尼民主空間的威脅。

2021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Twitter 的社交媒體突然充滿了逮捕科達裡（Oodari）與支持科達裡的留言。這些留言是寫給印尼晴雨錶執行董事穆罕默德·科達裡（Oodari）的，他在那天宣佈成立「佐科威——帕拉波沃」Jokowi-Prabowo 志願者團體或簡稱 Jopri。

據流傳的消息，按照計畫，他們將在 2024 年總統大選中推出這兩位全國性的政治人物，這也就意味着著力推佐科威總統連任三屆。

顯然，這個想法聽起來很奇怪。因為，此舉將違反三個層面的政治規定。

首先，違反 1945 年憲法，1945 年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只能兩任。想要更改此憲法規定，必須先修改 1945 年憲法，要修改憲法必須花費巨大成本和冒大風險。

第二，違反一般民主規範。佐科威總統曾公開表示，無論誰提議他連任三屆，只有兩種可能，第一；提出此建議的人愛面子，第二；要陷總統于不義。正如前幾天在 Twitter 上大家看到的諸多網友們發表，逮捕科達裡（Oodari）及其同僚的留言，可見科達裡受到了許多網友們的指責，雖然也有一些表示歡迎佐科威再連任的網友。

第三，政治邏輯本身的問題，其中科達裡建議讓佐科威擔任總統和帕拉波沃擔任副總統的建議，可說是一個假設的議題，並未考慮到他兩背後的政黨。而事實上他們都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如帕拉波沃不一定要當副總統，如果

他自己競選的話，也許會當上總統。

然而，儘管科達裡做出了極端的違規行為，實際上「佐帕 2024」搭檔的想法有一個明確的意圖，即挽救這個國家繼續改革的希望。正如他在多個場合所說的那樣，他似乎想要淡化 2014 與 2019 年兩次總統大選時的大規模兩極分化，留下印尼民主空間的「威脅」。

眾所周知，2014 年總統大選後，導致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群眾兩極化，分裂為支持和反對的兩大陣營。這種情況形成了一種經常會衝突的政治文化模式，其中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政治議程總是呈現出兩種相互對抗的態度或觀點，甚至互相否定。

群眾兩極化的後續影響，若群眾忠誠度獲得了專利，支持第三者的道路將被關閉。人氣方案只

制定了兩個極點，即佐科威和帕拉波沃。因此，在過去兩次選舉中，沒有第三位人物出現，可以對抗佐科威與帕拉波沃。

在我們沒有意識到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這種現象使作為績效體系支柱的民主機制相形見绌。這個國家裡的政治家更多地追求與兩個現有領導人的聯繫，而不是努力制定一個真正的未來政治原則或願景。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2019年的總統選舉甚至沒有產生新的領導人形象，也缺乏新的構想。浮出水面的敘述都是一些未能帶來被廣泛討論，且成為全國性問題的觀念。所有出現的問題總是被迫回到兩個結論之一，即「保留佐科威」或「換一個總統」。

後來出現的進一步影響是人的神聖化。佐科威和帕拉波沃都是受人敬仰，同時又是受人反對的人物。他們的形像變得神聖，

失去了人性價值。因此，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出現了簡化。開始從民主政治機制轉變成個人政治機制。

類似於新秩序時代和舊秩序時代。唯一不同的是，在前兩個時代，蘇加諾和蘇哈托都建立了自己的神聖性，並在自己內部積累了所有的政治權力。現在，佐科威和帕拉波沃都被他們的支持者奉為神聖。這一事實顯然令人擔憂。因為民主實際上要求我們將系統制度化，而不是對其進行個人化。

在這種兩極分化過程中被遺漏的事情是；總統不只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政治制度。憲法還規定總統是一個獨立的機構。這說明總統選舉不能簡單地簡化為僅選擇一個人物，而是選擇政治的機制。

所以，並不奇怪2019年總統大選結束時，佐科威挺攬帕拉波沃加入內閣擔任國防部長。這在

憲法上是正確的，這兩個關鍵人物認為這一步是一個積極的突破，以淡化當時群體的兩極分化。

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兩極分化似乎沒有融化掉，反而形成了新的兩極結構，以類似的構圖形式迎接2024年總統大選。承載著「Jopri 2024」這個頗受爭議的想法，或許只是其中之一。

不要忘記，自2014年總統大選以來形成的兩極分化已經多次經歷了威脅國家統一和完整。事實上，在極端情況下，兩者都帶有宗教和民族主張。

眾所周知，對於印尼這樣一個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如此複雜的國家來說，這兩種主義是最危險的混合物。因為，從譜系上來說，這兩種主義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倘若一個非常好戰的個人或團體各自擁抱兩個不同的主義。而這兩個主義的束縛力同樣強大。

兩者都要求無限的忠誠，生或死。從人類文明史記載來看，以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衝突，在衝突中失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然而，在陰暗面的背後，這兩種主義，無論是宗教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實際上都有著巨大的能量來保護所有最基本的人權，即生命權和享受自由的權利，這是潘查西拉(Pancasila)和1945年憲法的理想。歷史再次表明，除了宗教和民族意識之外，沒有任何單一的主義可以如此廣泛地為人類服務。因此，這個國家的創始人通過在群島現有的宗教和民族基礎上，制定新的國家融合計畫，制定了一項非常完善的政治原理潘查西拉。

不幸的是，目前在這個國家上演的正是宗教與民族主義兩者的陰暗面。當印尼民族主義達到頂峰時，另一邊就被壓制變得沙啞無聲了。國家價值觀被壟斷，單方面定義，然後被用作證明政治目

標正當性的權威。突然間，以民族主義的名義，將所有反對他們政治選擇的人，都變成了反對潘查西拉與反對1945年憲法的人士。

而另一方面，在社會文化壁壘中的宗教價值觀，卻以如此兇狠的面貌出現。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帶有預言性的形象，並為現代群島新文化的誕生做出了貢獻，它在其信徒中相互批評。伊斯蘭教逐漸轉變為僵化的權威結構。這種以和平友好著稱的宗教以最獨特的形式出現，即使對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信徒也如此嚴厲。

很明顯，這兩種跡象，無論是民族價值還是宗教價值，都已被駕馭和盡可能廣泛地約束群眾的忠誠度。因為，正如歷史再次證明的那樣，只有這兩個主義才能將團體的好鬥性捆綁到最極端的點。

不幸的是，如今社會各個階層，從精英到基層，都受到這種二分

法的影響，其中對印尼共和國的單一制國家的威脅，在過去五年中不斷被提及，它的出現是真實存在的。以至於為了拯救單一制國家而美化印尼共和國已成為一種行話。反之亦然，有關褻瀆宗教的威脅和某些群體系統性破壞宗教的言論也繼續得到呼應。

對此，在所難免，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立即拆除這兩項威脅。否則，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將處於黑暗的陰影中，民族意識將變成法西斯主義，宗教價值觀將變成盲目狂熱。歷史證明，倘若處理得不好，它們會將人類的尊嚴拖到了文明的最低點。

最後，我們可能不同意科達裡及其同僚所提出的極端想法。然而，我們不能拒絕作為他焦慮根源的基本信念。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制定2024的候選人是誰，而是要維護民族的尊嚴與實施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